

〔元〕左克明 編撰
韓 寧 徐文武 點校

古樂府

中華書局

古樂府

〔元〕左克明 編撰
韓寧 徐文武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樂府/(元)左克明編撰;韓寧,徐文武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2016.11

ISBN 978-7-101-12159-9

I.古… II.①左…②韓…③徐… III.樂府詩-詩集
-中國-元代 IV.I22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24038 號

責任編輯:李碧玉

古樂府

[元]左克明編撰

韓寧 徐文武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3印張·3插頁·240千字

2016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册 定價:48.00元

ISBN 978-7-101-12159-9

古樂府卷之一

豫章左克明編次

古歌謠辭

上古帝王之世德化下洽民樂無事故擊壤之老人康衢之童子與夫卿雲之瑞南風之時民莫不因之而成歌其後風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聲起至周衰有秦青復有韓娥衛之王豹齊之綿駒皆稱善歌世傳其能然並徒歌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廣雅曰聲比於瑟琴曰歌韓詩章句云有章曲



辛未季冬月七日積雪盈庭閉門謝客有書友持
 此元刻左克明樂府來索番餅四枚余留之取足
 本讀書敏求記所載焦仲卿妻詩證之語句都合
 向得諸所聞今得諸所見可云快甚其小姑始扶床
 今日被驅逐二句此本無之雖在鈔補葉內然行款
 不差所據必元刻且寡婦赴傍徨依然赴字未改
 為起其為元刻無疑至于裝潢款式猶是述古舊
 歲古色古香溢于楮墨令人珍愛奚似歲晚獲此
 賞心樂事之一越日十有四日復前識



黃丕烈跋

前言

《古樂府》十卷，元左克明編。左克明，字德昭，自稱豫章人，始末未詳。其《古樂府序》題「至正丙戌良月豫章後學左克明」，虞集作《新編古樂府序》中稱：「豫章左克明儼然冠裳，居鐵柱延真萬年宮，而修孝養於其親，歲時無掛。其歿也，買田故鄉，與其兄弟之子，奉祭祀焉。十數年來，以儒家之學教卿大夫士庶人之子弟，從之者衆。間嘗取中古以前書傳之所存，漢魏以後文辭之所錄，集爲《古樂府》十卷，而略爲之說。」《古樂府》一書全面輯錄了上古至陳隋的樂府歌詩，並追溯其源。《古樂府》成書於元至正六年，在其後的史書藝文志中未見著錄，但於明清文人筆記詩話中多有提及，收於《四庫全書》集部。

現今所見《古樂府》版本有元至正刻本、明刻本、清抄本以及《四庫全書》本。

元至正刻本《古樂府》現藏於國家圖書館，此版本有明方震孺題款，清黃丕烈、季錫疇、喬松年跋，以下簡稱黃跋本。

黃跋本《古樂府》爲刻本，綫裝四冊，黑口，左右雙邊，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

首頁書：

元槧善本 吳原博藏書（首行）

古樂府 左克明編 吳原博舊藏（二行）

吳原博，即吳寬（一四三五—一五〇四），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字原博，人稱匏庵先生。黃跋本《古樂府》曾為明吳寬藏書。

後為黃丕烈手書跋：

辛未季冬月七日，積雪盈庭，閉門謝客。有書友持此元刻左克明《樂府》來索番餅四枚，余留之。取足本《讀書敏求記》所載《焦仲卿妻》詩證之，語句都合。向得諸所聞，今得諸所見，可云快甚。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逐」二句，此本無之，雖在鈔補葉內，然行款不差，所據必元刻。且「寡婦赴徬徨」依然，「赴」字未改為「起」，其為元刻無疑。至于裝潢款式猶是述古舊藏，古色古香，溢于楮墨，令人珍愛奚似，歲晚獲此賞心樂事之一。越日十有四日，復翁識。

據「辛未季冬月七日」句，可知此跋寫於嘉慶十六年（一八一—）。黃丕烈敘述了得本經過及收藏作跋的緣由，並且依據《焦仲卿妻》詩考證此本為元刻本。

後為季錫疇手書跋，題為「道光丙午長至日太倉季錫疇跋」，此跋作於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有「是書為至正間原刊本，歷經名人收藏，今為虞山芙川張子所得，有刊行

之者，亦書林一快事也」句，季錫疇亦確定此本爲元刻本。

書末頁有手書「竺塢藏書，庚申五月得此」字樣，並有喬松年作跋：

《詩紀匡謬》屢引此書，以糾汝言之失。又云：今蘇郡翻刻左克明《樂府·孔雀東南飛》於「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兩句之中，妄增「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逐」十字。此四句是顧況《棄婦詩》。今按此本無此十字，是可貴也。第誤字尚多，須爲校勘。鶴儕記。時咸豐辛酉，痛逢國卹，齋宿光孝寺。

喬松年（一八一五—一八七五），字健侯，號鶴儕。「竺塢藏書」是文震孟藏書之所，文震孟（一五七四—一六三六），字文起，號湘南，別號湛持，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是文徵明的曾孫。其住宅在蘇州藝圃，有兩處藏書，一在竺塢，藏書達萬餘卷，一在藝圃的石經堂，是其後期的藏書之所。喬松年在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得之於「竺塢藏書」，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作跋，雖然沒有認定此本是元刻本，但是指出與《詩紀匡謬》所提「蘇郡翻刻」本不同，「是可貴也」。

此書的卷一、卷二後有方震孺手書的題款，卷一後有：

天啟元年中秋後十日，方震孺讀過並傳鈔全帙。此元刻之罕有之善本也。

方震孺（一五八五—一六四五），字孩未。題款在天啟元年（一六二二），稱此書是「元刻

之罕有之善本也」。

書中卷九《思親操》詩辭第二行直至《文王操》詩題，共兩葉，卷十《焦仲卿妻》詩辭第七行直至第四十一行，共三葉，爲重抄移錄。移錄字體與方震孺題款相似，疑爲方震孺所抄。

黃跋本《古樂府》所刻內容依次爲：

一、集古樂府序。題「至正六年嘉平廿七日，河東孟昉序」，此爲元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孟昉所作序。

二、古樂府原序。此爲左克明自序，題「至正丙戌良月，豫章後學左克明頓首謹書」，至正丙戌年即至正六年。

三、新編古樂府序。題「雍虞集伯生序」，未言紀年，元大文學家虞集作序。

四、題「至正倉龍丙戌十月之望，浚儀遺老趙德書於徐高士東湖杏村之書隱」，趙德不知何人，此序亦作於至正六年。

五、目錄。此目錄爲十卷詩歌的總目錄。

六、樂府凡例。

七、樂府歌詩。

黃跋本《古樂府》爲元刻本無疑，用趙體鐫刻，秀逸剛勁，甚是精美，但是此本中有較多漶漫難辨之處，是爲遺憾。此本經過文學家作序，又有諸多的收藏家輾轉收藏，十分珍貴。

明清流傳的《古樂府》版本主要有明刻本、清抄本和現在較爲通行的四庫本。其中明刻本包括明正德四年孫璽刻本（現僅存八卷殘卷）、明嘉靖二十三年蕭一中刻本、明嘉靖二十六年汪尚磨刻本、明王文元刻萬曆七年田藝蘅重修本、明萬曆二十九年鄭舜賓刻本、明萬曆三十年何汝教刻本。現以明嘉靖二十三年蕭一中刻本、明王文元刻萬曆七年田藝蘅重修本、明萬曆三十年何汝教刻本、四庫本與元刻黃跋本的異同來看《古樂府》一書的版本流傳情況。

明嘉靖二十三年蕭一中刻本，簡稱蕭刻本。蕭刻本對元刻黃跋本進行了修訂，形式上，把黃跋本中的總目錄改爲分卷目錄，放在各卷之前。內容上，包括刪改字詞直接修正，如刪去《孔子歌》里的「謗歌曰」一題，改蘇子卿詩名「擬題」爲「艾如張曲」，改「赴彷徨」爲「起彷徨」等等。也包括在題下作注，說明修訂情況，如《地驅樂歌》詩後注曰：「今按此非地驅樂歌，不知左氏何以附此。」《楊柳枝歌》題下注曰：「舊本五解後又有三解，非也，乃別曲耳，凡四解，今附於後。」

總的來說，蕭刻本對元刻黃跋本的修訂是對元刻本的完善，對疏漏錯訛處的刪改自不待言，即使是補充注釋處亦是有據可依的，如對《地驅樂歌》和《楊柳枝歌》的注釋即以《樂府詩集》為據。只是增刻的注釋因為沒有標明乃修訂所加，後世常誤認為是左克明原注，如明梅鼎祚《古樂苑》在《折楊柳歌》注解中即稱：「左克明云，舊本五解後又有三解，非也，乃別曲耳。」當然，蕭刻本某些地方的改動顯然臆斷，沒能顧及左克明的本意，如卷一《孔子歌》，元刻本《孔子歌》下有兩題，「謗歌曰」和「誦歌曰」，蕭刻本刪去了「謗歌曰」一題。此兩首歌見於《孔叢子》：

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頌曰：『麇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麇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行，民又作頌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在《孔叢子》的記載中，這兩首歌作於不同的時間，元刻本區分兩題是有道理的，表明這是《孔子歌》里的兩首歌，而蕭刻本刪去了「謗歌曰」，把「誦歌曰」和「孔子歌」兩題並列，混亂了曲題的從屬關係。

〔一〕《太平御覽》卷六二四治道部五，中華書局影印本，第二七九九頁。

明王文元刻萬曆七年田藝蘅重修本，簡稱王刻田修本。王刻田修本在細微處與元刻黃跋本更爲接近，如保存詩題「謗歌曰」，陳蘇子卿詩名亦是「擬題」，同元刻本一樣用「漢古辭」而不是「漢古詞」等等。田藝蘅作《重刻古樂府叙》中稱：「太府中庵徐公好雅復古，欲章風教於四方，爰訪善本，屬蘅合郭茂倩所集，綸同繹異，而緝正之。」王刻田修本中補充注釋之處亦是以《樂府詩集》爲據。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稱所見《古樂府》版本曰：「此本爲明嘉靖時所刊，萬曆己卯徐中庵屬田藝蘅重修板者也。卷首題『《古樂府》卷之一』，次行題『元豫章左克明編次』，三行題『大明新安王文元校刊』。」楊守敬所見正是此王刻田修本。通過與《四庫提要》所叙版本相對比，楊守敬判定「則以此本當克明原書可矣」。這樣的結論是緣於未見元刻本。

明萬曆三十年何汝教刻本，簡稱何刻本。此本卷首題「元豫章左克明編次，明永興何汝教校刊」，卷末書「錢塘郭志學寫，蕭山賀應安刊」。總體來看，何刻本與蕭刻本內容大體一致，但亦有少量對蕭刻本的臆改，如刪改《上邪》的題下解，《焦仲卿妻》詩「守節情不移」下增「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句。此二句乃明人刻書竄入，《四庫提要》之《古樂

〔一〕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遼寧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二一三頁。

府》提要載：「又馮舒校《玉臺新詠》於《焦仲卿妻》詩『守節情不移』句下注曰：『案：活本、楊本此句下有「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二句，檢郭、左二《樂府》並無之。』」何刻本與元刻黃跋本相差更多，且多訛誤。

四庫本采用浙江汪啟淑家藏本。因《四庫全書》電子版的廣泛使用，四庫本的流傳更爲廣泛，而事實上四庫本的問題更多，有缺文處，也有臆改之處。缺文處應該是所據底本殘缺所致。臆改處如在《仲春振旅》《太和》下添加題解，所加題解與《樂府詩集》的題解基本相同，可以斷定是據《樂府詩集》所增。另有《王昭君》題解末句與其他版本皆不同：

單于死，子世爲立，昭君謂之曰：「爲胡者母焉，奈何更娶？」世爲欲作胡禮，昭君乃吞藥而死。（其他版本）

單于死，子世爲立。昭君於是上書求歸，元帝不許。會世爲亦欲烝之，昭君憤甚，乃吞藥而死。（四庫本）

按《漢書》記載，王昭君出塞嫁給呼韓邪，呼韓邪死後，「復株橐單于復妻王昭君」，而復株橐單于與王昭君毫無血緣關係，更非其子。梅鼎祚《古樂苑》「王明君」題解有載：「韓子

〔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五一五〇頁。

蒼云：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是烏孫公主，非昭君也。「二」四庫本在依胡俗娶母的基礎上，妄增了「上書求歸，元帝不許」的情節。

從個別字詞的異同來看，四庫本與王刻田修本較為接近。但是據《提要》可知，此本收入四庫時，進行了增刪，一方面其體例用語得到了完善，另一方面隨意的增改也使得訛誤迭出。

《古樂府》晚出於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後人對《古樂府》的評定往往基於二書的比較，如清馮班《鈍吟雜錄》評價二書曰：

郭茂倩《樂府詩集》為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而無遺誤，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左克明《樂府》，只取堪作詩料者，可便童蒙學詩者讀之。「二」

馮班雖有褒郭貶左之意，但亦能看出：《樂府詩集》為了收詩而輯，是「作歌行樂府者」必看的書，其所輯為成熟的樂府詩，注重其流變；《古樂府》輯的是作詩材料，更適合學詩的人來讀，所選是原始的初級的樂府詩，重視其本源。《四庫提要》載《古樂府》稱：

〔一〕 文津閣四庫全書。

〔二〕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清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四十頁。

考宋郭茂倩先有《樂府詩集》，所錄止於唐末，極爲賅備。克明此集，似乎床上之床。然考李孝光刻《樂府詩集》序，稱其書歲久將弗傳。至元六年，濟南彭叔儀始得本校刻，是郭書刊板之時，僅在克明成書前六年。其板又在濟南，距江西頗遠，則編此集時，當必未見郭書，非相蹈襲。且郭書務窮其流，故所收頗濫，如薛道衡《昔昔鹽》凡二十句，唐趙嘏每句賦詩一首，此殆如「春官」程試，摘句命題，本無關於樂府，乃列之薛詩之後，未免不倫。此集務溯其源，故所重在於古題古詞，而變體擬作，則去取頗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一〕

《提要》認爲左克明並未蹈襲郭書，二書各有特點，郭書「務窮其流」，左書「務溯其源」。此評價是允當的。元刻黃跋本季錫疇跋有言：「宋郭茂倩有《樂府詩集》考敷爲詳，左氏此書與郭氏互有出入，郭下及於唐，此專取陳隋以上。一窮其流，一溯其源也。」但是《提要》以二書刊版之地相距較遠作爲「非相蹈襲」的原因，則難令人信服。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亦針對《提要》曰：「至《樂府詩集》刊本在克明成書之前，固未可以江西、濟南相距頗

〔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五一五〇頁。

遠，遂謂克明不見郭書。」^{〔一〕}

左克明是否見到郭書，與其從刊刻地來考，不如直接來看元刻本《古樂府》的內容。應該說《古樂府》對《樂府詩集》的借鑒還是很明顯的，《提要》在考述版本時稱：

其題下夾注，則多摭《樂府詩集》之文，《紫玉歌》條下，並明標《樂府詩集》字。今考其《臨高臺》條下，引劉履《風雅翼》之說，尚與克明相去不遠。至《紫騮馬》條下，引馮惟訥《詩紀》之說，則嘉靖中書，元人何自見之？其由明人重刻，臆為竄入明矣。^{〔二〕}

元刻本《古樂府》與《提要》所見版本不同，《提要》所稱《臨高臺》條即不見於元刻本。而且「《紫騮馬》條下，引馮惟訥《詩紀》之說」亦不當，元刻本《紫騮馬》下引並非據《詩紀》，而是據《樂府詩集》，是馮惟訥《詩紀》借用了《古樂府》或《樂府詩集》之說。

《古樂府》對《樂府詩集》有借鑒，但絕非照抄。明楊慎《升庵詩話》對《古樂府》有評曰：

陝西近刻左克明《樂府》本，節郭茂倩《樂府詩集》，誤字尤多，略舉一二。如《讀

〔一〕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遼寧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二一四頁。

〔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五一五〇頁。

曲歌》云：「逋髮不可料，憔悴爲誰睹。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寬幾許。」逋髮謂髮之散亂未料理也。「逋」字下得妙，今改作「通髮」，何解也？今據郭本正之。又《烏棲曲》云：「宜城醖酒今行熟。」醖酒，重釀酒也。不知何人妄改作「投泊」。醖酒熟則有理，「投泊」豈能熟也？雖郭本亦誤。按《北堂書鈔》云「宜城九醞酒曰醖酒」，並引此句。(一)

楊慎所稱「陝西近刻」，雖非元刻本《古樂府》，但其所舉《讀曲歌》和《烏棲曲》中的誤字，却是元刻本就有的。誤字的優劣暫且不論，楊慎所舉兩例正說明了《古樂府》借鑒《樂府詩集》而又不盡然的事實。

《古樂府》所列「古歌謠辭」類與《樂府詩集》不同，《樂府詩集》未強調「古歌」，但列「雜歌謠辭」。「古歌謠辭」所收多見於《樂府詩集》「雜歌謠辭」，但亦有《五子歌》《子產歌》《庚癸歌》等爲《古樂府》獨錄。元刻本「樂府凡例」其一云：「樂府之名雖始於漢代，然其聲調蓋源於舜禹君臣之《賡歌》，寔三百篇之末流也。故上溯《擊壤》《康衢》歌謠，以訖於隋，庶幾善歌者可以知其音節之一致也。」《古樂府》一書輯錄詩歌注重本源，「古歌謠

〔一〕楊慎《升庵詩話》卷十二，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八八五頁。